

# 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## 故园听蛙

故园听蛙,听的是一份岁月的幽香。

三

独坐池塘如虎踞,绿荫树下养精神。  
春来我不先开口,哪个虫儿敢作声。  
——毛泽东《七绝·咏蛙》

读这首诗的时候,我想起古韵姑苏的胜地——虎丘。一个“虎”字,让江南的柔美里,有了风骨。江南泽国,水做的苏州,婉约柔美。而读点历史的人,一定会说,苏州的风骨里,刚得很。就像真正的文人!

虎丘,让姑苏屹立起来。  
虎踞池塘者,也让蛙,刚起来。  
午后读《古诗词里的动物》,读到《青蛙为什么要呱呱叫》,方才明白:叫的是成年雄蛙,雌蛙是不叫的。其实,也不是叫,而是其独特的声囊因呼吸而振动发声。曾见过,蛙鸣时,它的乳白肚皮是一鼓一瘪的,每一次鼓起,都达到极点,每一次瘪下,都收到极点。青蛙,是在竭尽全力呢!书上还说,雄蛙叫,一是为了领地,二是为了择偶。是生存还是毁灭,不刚一点,怎么行呢?其实,不只是其坐如虎,其鸣也是虎虎生威的。

蛙鸣如乐。夜晚,是蛙鸣最盛的时候,整个村庄似乎都淹没在这从天地间奏响的交响中。虽没有一个总指挥,但是此起彼伏间,却又是那样富有节奏,有科学研究说“对牛弹琴”也是有效的,这夏日的蛙鸣,是否对于植物来说,尤其是秧苗的生长,也是有效的呢?如果秧苗是听着“蛙乐”生长的,那么,也就难怪“稻花香”了,不香才怪。夏夜蛙鸣,是一曲古老的乐章,点亮的何止是故园的一草一木呢?

蛙鸣是诗。雨后,蛙鸣更添诗意。天空明亮而洁净,空气濡湿而清新,轻风吹拂,秧田上荡漾绿色的波浪,这一切都为青蛙的鸣唱,张罗着背景。甚至,雨过天晴,天边的一道彩虹,挂起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层光环,故乡的孩子,谁又不是泡在这“蛙声一片”里长大的呢?雨后蛙鸣,是给孩子最好的诗歌,在故园最浪漫的正是以“万物之灵”喂养我们的灵魂。蛙鸣是故园之魂,是我的灵魂胎记。

故园听蛙,听的是一份灵魂的清响。

□房干森

“蛙声篱落下,草色户庭间。”最能勾起乡愁的旋律,莫过于那一阵一阵、一片一片的蛙鸣之声了。

小时候,村庄的水田里、小溪旁、田埂边……仿佛处处都住着青蛙小精灵。夏日雨后清凉的夜,它们总是扯着喉咙唱起欢快的歌,摇醒我的清梦。后来离开家乡,到集镇上学。学校毗邻郊区,南北都是河,西边的一条小河拦截成一处水塘。每次下雨后,水塘里便响起几声蛙鸣,哼出几声“呱呱”,稀稀落落。接着,仿佛众蛙从狂喜中反应过来一般,大声地喝着彩,“呱呱”“呱呱”,无论在池塘的哪一个角落,都热烈地应和着。天地间,顿时热闹起来,仿佛进行着一场大合唱。每一只蛙,都迫不及待地想表现自己最美妙的嗓音,一声高过一声,一浪高过一浪,水面上仿佛被这种声音搅得开锅似的,扣动我的心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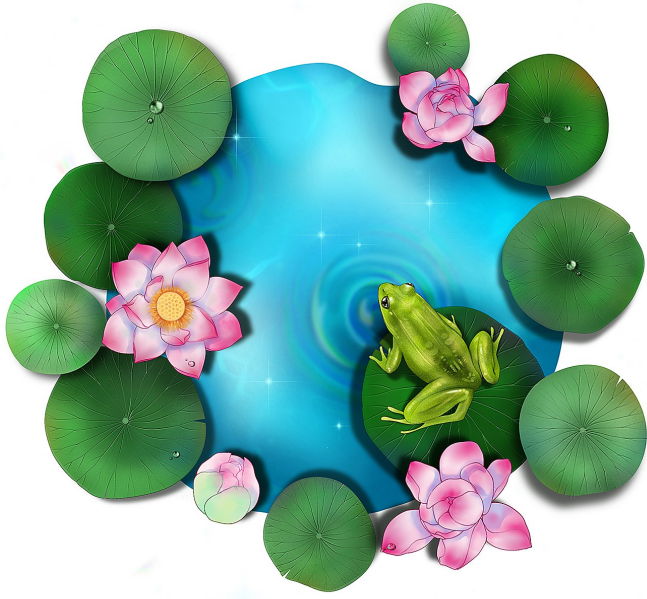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下雨的时候,我常常坐在窗边,一边竖起耳朵静静地聆听蛙鸣,一边翻着手中捧着的诗词,沉溺在现实与诗词融合的世界里。王建《汧路水驿》中有句:“蛙鸣蒲叶下,鱼入稻花中”,那蒲叶,在池塘里,藏着蛙鸣,像鱼儿游动,稻花飘香,诗的情境意趣达到极致。刘基有句:“雨过不知龙去处,一池草色万蛙鸣”,那雨飞飞龙,是想象里的,只有池塘边草色青青,万蛙齐鸣,才是人间的真实情境。潘大临《江间作》中有句:“蛙鸣鼓吹,官柳舞腰支”,老家下河,河流纵横,池塘棋布,那蛙鸣幽私,方便廉价,到处都能听到。晁公溯也有句:“牛放远山连雁鹭,蛙鸣废沼下鹭鹭”,诗里的沼,就是池塘,那雁鹭牛鹭,在古代清静闲居山野,于是他写出《幽居初夏》:“湖山胜处放翁家,柳阴中野径斜。水满有时观下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。箬龙已过头番笋,木笔犹开第一花。叹息老来交旧尽,睡来谁共午瓯茶。”小径幽幽,白鹭翻飞,鸣蛙处处,竹笋成熟,木笔绽放,午时梦回一杯茶,日子如此怡然悠闲,令人无限向往。

现在,我虽已在钢筋混凝土的县城中居住了近三十年,但最让我怀念的,还是那些伴着蛙鸣入睡的夜晚。每当夜色降临,首先栖居于土洞里、游弋于草丛中的青蛙,都聚集到了一起,水塘、稻田就成了蛙儿“摇唇鼓舌”的舞台,在夏日清凉的夜晚,扯着喉咙唱起欢快的歌。那时的我,躺在竹床上,听着父亲讲述古老的故事,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。如今,父亲已经故去,那些故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模糊,但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却愈发浓烈。

蛙满塘,谷满仓。在我们乡下,青蛙又叫“田鸡”,是抓虫能手,是庄稼的守护神、害虫的天敌,被农人称为“农田卫士”。一亩地如果有一百只青蛙,就能有效控制虫害,减少对庄稼的农药使用量,既降低耕作成本,又净化粮食生长环境。有农谚说:“春捕一只蛙,秋少一担谷”,可见青蛙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蛙声是乡村一抹醉人的夜色,唱着从童年到如今的故乡的歌谣。从古到今,无论文人雅士还是乡野村民,都在欣喜地聆听着那昂扬动人的旋律,歌咏着那抒情优美的意境,赞叹着那溢满心间的幸福感觉。蛙鸣声声,对于我而言,那便是真实的生活,那便是童年的歌谣,那便是故乡的代名词。但不知道,在这久违的蛙鸣中,有没有我童年的那一声?

## 稻花香里听蛙声



二

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  
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  
——宋·辛弃疾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

从初夏到仲夏,几乎都是在蛙声里度过的。  
芒种过后,是夏收。夏收的尾声,祖父就会早早地翻地,将田里的土晒透,等到一块一块土疙瘩晒得发白,一股脑儿地浸在没膝的水里,这便是为插秧做准备,这叫沤田。郭沫若在《白鹭》一文中所写的“在清水田里,时有一只两只白鹭站着钓鱼”,这情景我是亲见的。尤其是在新插的秧田上,那种稀疏的绿中一点白,给人一种格外宁静的感觉。

相较于白鹭的有形之美而言,青蛙的美,是一种无形之美。这时节,你置身于不绝于耳的蛙鸣中,却有一种丝毫察觉不到的错觉。因为太普遍,便常常忽略,对于人类来说,并不是什么奇闻怪事。  
我在一本清人编撰的《字课图说》

中看到,“蛙,原写作鼃,陆居者曰蟾,水居者曰蛙。绿背、尖嘴、细腹者谓之青蛙,背有黄纹者谓之金钱蛙。”文字简短,虽不及百科全书那样详细,却颇为有趣。和我那点可怜的对于青蛙的认识相比,可谓是“丰盛”。

故乡的田地总是一年一茬,这一片今年是水田,来年就换作旱田;那一片去年是旱田,今年就是水田。故乡的田,总是成片的。辛稼轩村居江西,夜行黄沙道中,听取蛙声一片。在我的故乡,亦复如是。夏天的夜晚,青蛙尤其活跃,走在路上,总能碰着些青蛙。青蛙,十分机灵,你若没有恶意,它们也似乎并不逃逸。相反,则会“咚”一声,跳进水田里,不见踪迹。《列子·黄帝》中有一个《海上沓鸟》的故事,说的就是这种“万物之灵”。

正如《字课图说》里所言,有披着一身绿衣的,也有黑灰的,对于绿衣青蛙,总叫人不由自主地想到童话里的青蛙王子。青蛙的绿,也许是因为稀少,总让人觉得是带着几分高贵的。

一天,走在一家怀旧老店里,看到一只青蛙玩具,忆起儿时伙伴便有一只这样的“青蛙”——绿衣王子,只要上了发条,便会一蹦一跳,令人着迷。

## 青草池塘处处蛙

就是在美好的蛙声、明月和星星相伴中度过的。

在我们乡下,青蛙又被称为“田鸡”或“水鸡子”。青蛙的幼时,我们称它为“田鸡乌子”,后面长着一个尾巴,像一个大逗号,上学后,才知道它叫“蝌蚪”。那时的春夏,稻田、沟边的浅水里随处可见一摊摊乌黑的云团,在浅水里慢慢地移动,又像是黑绒球在水里滚动,那就是小蝌蚪,小蝌蚪喜欢群居觅食,主要以水中天然浮游生物、植物,如子实、藻类为食。六十多天后,小蝌蚪渐渐长大,长出前、后肢,有了蛙的雏形。那时,星期天,我们经常带一个墨水瓶,洗干净了,去沟边捉蝌蚪,弄回来饲养,父母亲看见了,总逼着我们把蝌蚪放了,并告诉我们:“蝌蚪长大了就是青蛙呀,是专门吃害虫,保护庄稼的。”那时懵懵懂懂,只知道好玩。

夏季,秧苗栽插完毕后,田野里一片碧绿,“东风染尽三千顷”,那无边的禾田,也是青蛙的天下、青蛙的乐园,这儿“咕咕”,那儿“呱呱”,蛙声一片。这时的乡野,就像是一幅水墨丹青,又像是一段精彩的视频。古代文人墨客喜欢田园生活,喜欢蛙鸣,撷取古诗,随处可见,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“雨过不知龙去处,一池草色万蛙鸣。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“蛙号池上晚

来雨,鹊转南枝夜深月。”“秧水平畴鹭阁阁,菜花满蝶蝶飞。”诗人的描述,是感情的流露,是夏日乡野真实的写照。我喜欢聆听激情四溢的蛙鸣,一个又一个燥热的夏夜,听到声声蛙鸣,心情特别愉悦。每天,我们总是在一片蛙鸣中安然入睡,有蛙声伴眠梦也是甜的。

后来外出生活,离开了家乡,再也听不到美好的蛙声,耳边只是城市的喧嚣。夏日月圆的夜晚,外出散步,除了能看到并不明月的月亮外,天上的星星也少得可数,当然更无法寻觅乡间蛙声伴明月那种宁静闲适的感觉,更少了那份在乡里,身披月光、听蛙声吟唱、与星星对话的情趣。

今年春夏初,我怀着对旧时乡下生活的留恋,回到了乡下。夜晚,行走在乡间道路上,心境是何等敞亮,村落的夜晚,月光、繁星、蛙声依旧,沉潜于心底多年的那份感觉又找回来了。“呱呱”欢唱的青蛙,依旧在村野护着蓝天,守着星斗,恋着庄稼,尽情地施展歌喉。相别多年,家乡的夜色、明月、繁星还是那么迷人,令人向往。行走在野外,踏着月色,听着蛙声,数着星星,心底倏地变得如一泓清泉,似乎身心完全融进这静谧的自然中,心境超然,忘记了一切忧愁与烦恼。

时代在发展,人们环保意识在增强,家乡在调整产业结构、合理开发的同时,

更注重环境的保护。乡间的蛙声、明月、星星,它们是家乡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证明,它们也是家乡生态文明描绘出的一片鲜活希望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在乡间,青蛙是消灭农田害虫的能手、庄稼的“保护神”,据说一只青蛙一年可捕食上万只害虫。农谚云,“青蛙开口早,早禾一定好。”春季田鸡鸣叫,是青春的躁动,预示着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,这是雄蛙在呼唤同伴,呼唤雌蛙前来抱对,孕育后代,又有:“蛙满塘,稻满仓。”“春捕一只蛙,秋少一担谷。”田里的田鸡多了,害虫少了,庄稼就会大丰收。一则则鲜活的农谚,道出了田鸡与庄稼的密切关系。

在乡下,田鸡有着大自然的“活天气预报”之称,俗语称,“田鸡叫不停,大雨将来临。”盛夏时节,田鸡日夜叫喊不停,预示着天气干热无雨,“风热天有晴,田鸡日夜鸣”。到了农历八月,田鸡叫喊,说明天气干燥,雨天稀少,“八月田鸡叫,耕田犁田跳。”乡亲们依据田鸡的鸣声和其他一些自然现象来安排农事,并预兆当年的天气与收成。

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踏着皎洁月光,仰望朗朗星空,“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心境是何等畅爽与静谧。在“蛙声一片”里,我似乎闻到了稻谷的清香,看到了“稻菽千重浪”。

□河海洋

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  
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  
——宋·赵师秀《约客》

烟、雨、江、南,汉字的魔方——烟雨江南。不知从何时起,心中对于江南有了一种浅浅的向往,大概每一个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,总做着一个个烟雨江南的梦吧?即便,你不是一个浪漫的人。

童年的时候,我日日走过的故园,是从一缕炊烟刻在脑海里的。那每一个清晨,那每一个黄昏,人家烟窗里,一缕缕上升的炊烟,仿佛要把村庄往上提,到那无际的天的高处,到那无边的远方。

雨,总是意外地来,像一个不速之客。雨,打乱我们生活的节奏,大人们计划好的行程,常被清晨的一场雨,化作泡影。而这时候,站在门前张望的祖母,仿佛成了一幅画,祖父抽一口烟,表示没什么。还有鸡鸭鹅们,只能闭窝不出,在方寸之地上,钩心斗角。儿时的我,还不懂得什么是诗,只是好奇地看着,好奇地听着。

江南,最初跳出脑海的是那静静的小巷,那静静的树和静静的河水。好一个烟雨江南,一如我的故乡,我的故园。

我的故乡在苏北,并不是江南。但是,和江南一样,有着静静的小巷,有着静静的树,还有着静静的河水。

这是一个水系发达的地方,在地理上被称作作下河,被称作作黄海之滨,被称作作串场河畔。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,我对于河流有了一种亲切感,或许这就是人到中年的乡愁吧。

从我家门前的那条没有名字的河,向东可接红星河,红星河向南上接安时河,安时河在安丰镇和串场河相交,再向东便是一条一条海河——通达黄海的内河;从我家门前的那条河,如果向西的话,接斜河,再接泰东河,之后就溯到长江了。尽管,我家门前的那条河,不算宽,也不算长,更没有名儿,然而,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河呢!

因了这条河,我的故园可算是名副其实的烟雨江南了。黄梅的雨,池塘之蛙,俨然一幅活的“江南烟雨图”。

故园听蛙,听的是一份生命的闲逸。

□谢建骅



离乡多年,对田园生活依然是那么留恋,尤其是乡下的蛙声,每至夏日,总会情不自禁地念起,那“呱呱”的叫声似乎又萦绕在耳畔。

每当春夏雨后天晴,夜幕降临的时候,明月高挂,繁星点点,乡间池塘、河沟、稻田里,就会传来阵阵悦耳的蛙鸣,似鼓如潮,此起彼伏,“呱呱,咕咕”,如一曲优美的天籁。那时的夏夜,我喜欢行走在村边,仰望天空,内心总在向星星诉说,同青蛙和明月唠嗑。我的童年时光

